

非詩辨妄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袁燮撰

中華書局

聚齋毛詩經筵講義

此據聚珍版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
章經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虜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四庫提要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哀輯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儒怯儉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燮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盡之意。亦良足尙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樛木

兔置

汝墳

卷二

行露

江有汜

柏舟

終風

卷三

雄雉

施丘

詩序二

蟋斯

采芣

采芣

羔羊

何彼襍矣

燕燕

擊鼓

谷風

泉水

卷耳

桃夭

漢廣

甘棠

殷其雷

騶虞

日月

凱風

式微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詩序一

宋 袁燮撰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既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與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

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與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旣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音盛功言成。巋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履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鼓。源濁則流汚。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

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譏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釀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當實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觥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瘳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葦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

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常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妬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妬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妬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螽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
欲哉。然後妃有妒忌之心。則衆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覲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
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
詩所以作也。夫螽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
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鷦鷯雖非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
雖然。以螽斯興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
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如。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
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
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
而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
燕之祭父。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縣蠻黃鳥。
于丘園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蟋蟀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離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整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寢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媿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瘠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皆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人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免置者。設以掩免。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榘杙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赴赴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卽一身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日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免置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資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闇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眞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旣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眞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采芣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遠。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采芣者。宜子之藥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撝取也。撝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顧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衽之可矣。而復撝之。撝之可矣。而復撝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己也。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乎嗣續之不著。後人之心。不和平。故反以生育爲累爾。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貴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采芣苢之采。既爲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疎。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棧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棧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蕀以秣其駒。致倦倦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

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弱采薪之勞。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赤。可謂勞矣。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紉維酷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芣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芣。繅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